

团团圆圆 过大年

□朱宝珠

年的脚步近了。每每想起父母在世时，我们姐弟一大家子人，聚在一起过年的热闹与喜庆情景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、甜甜的。

那时，我随军在部队，回家过年机会很难得，能否成行，要视军人丈夫的情况而定。这年，他正好还有一次探父母假，一家三口终于如愿以偿，能回家过年。

此刻，归心似箭，要带的行李及礼物堆在一旁，拿到部队的准假条，当即动身。白天的车票买不到，不惧辛苦乘夜间车，凌晨三点多抵达宁波南站。小弟冒着凛冽的寒风和袭人的雨夹雪，接我们回家。家里的楼房是新建的，里里外外，被弟媳收拾得窗明几净，整洁有序。顿时，一股温馨、舒适，家特有的气息，在心中涌动。母亲见到个子蹿高的小外孙，一把紧紧搂住，亲也亲不够。双眼笑得眯成缝，脸上的皱纹，似野菊花般舒展。

知道我们要回家过年，弟弟们早早做起准备。大包小包的年货，源源运往父母家。冰箱塞得满满的，阳台上挂着鳗鲞、香肠、大青鱼干。灶间的墙角，竖



AI生成图。

着一排排菱菜（大白菜）。窄小的楼梯弄，横卧着一大捆青皮甘蔗，一缸自酿的糯米酒，散发出诱人的醇香。

除夕，姐弟四家聚齐。大家系上饭单，套上袖笼一起动手，杀鸡、宰鹅、剖鱼、洗菜。父亲搬出搁置经年的大号煤气灶，洗干净大铁镬、高镬盖，然后开始氽肉、氽鸡、氽鹅。瞬时，灶间雾气腾腾，鸡鸭鱼肉的香味氤氲。

父母家过年，没有繁琐多余的仪式和礼节。大门挂上红灯笼，贴上大红对联、祈福春牛图，以求图个平安、吉祥、快乐，来年顺遂。吃年夜饭了，老少三代齐刷刷围坐大圆桌。父亲吃得少，母亲长年吃素，只是尽情享受儿孙们大杯畅饮、大快朵颐的眼福。脸上洋溢着儿孙绕膝，天伦之乐的幸福与满足。

伴在父母身边，我们仿佛回到小

时候过年，看电视，打扑克，肆无忌惮地啃吃带皮甘蔗。晚上玩到深更半夜，早上赖被窝，睡到日上三竿。而父母早起早歇，生活极有规律，小心翼翼地进出，惟恐惊了我们的好梦。中午太阳暖烘烘，母亲急忙捧出被子，把对儿孙的关爱，晒进条条被褥里。

过年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。他们像一群放山野猪，奔东巷，窜西巷。巷子口的小杂货店被他们搅得“生意兴旺”。这会儿买小摆炮、小火药枪，过一会儿又买气球、毽子，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。一个个脑门汗涔涔，小脸红彤彤。他们白天一起玩耍，晚上同室睡觉。这样快乐的日子，刻骨铭心，够孩子牢记一辈子。

过年，吃是重头戏，丰沛的年货，足够我们吃。大鱼大肉吃厌了，烧宁波人老底子下饭“肉糊辣”。父亲一直钟爱这个菜，过年特意买了很多茭

菜。刚出锅的肉糊辣，“达达滚”烫嘴，浇上麻油，味道实在好。我口味重，离开家乡多年，仍喜欢臭冬瓜、臭苋菜梗、臭芋艿翁，在异乡心心念念想吃这“三臭”。饭前，母亲搬出腌了一年多的冬瓜，甏口打开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“冬瓜是生腌的，放得长。”母亲的话，我蓦然醒悟，母亲是盼我回家吃呢。腌冬瓜，琥珀似的，晶莹剔透。一尝味道正宗，满口生津，胃口顿时大开。母亲破天荒腌出冬瓜的好味道，隔壁邻居也来分享。

父亲不苟言笑，老了老了，却幽默起来。也许受“木头鱼”待客的启发，老父当真与子女玩起石子冒充蚶子的游戏。年前，父亲提进鼓鼓的一小袋东西，还郑重其事地压上石头。我们判断是蚶子，压石头是防止蚶子张开口。几天后倒出来洗时，才发现“上当”，先惊愕，后笑得前仰后合。父亲买不到蚶子，以此博儿女一笑。

光阴荏苒，老房子拆迁，父母相继老去。但我们仍然像父母在世时一样，过年团团圆圆，或欢聚酒店，或在弟弟家，把绵绵亲情传承下去。

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

垃圾分类 我就是 影响力

作为年轻一代，保护环境是一堂必修课，
我正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，
用实际行动力挺垃圾分类。

程倩
宁波大学 学生

